

仰望梅岭

■宋海峰

这里留下厚重的印记。1935年4月，项英、陈毅在大余县梅岭召开干部会议。会上，中央分局根据中央来电精神和当面敌情，确定了依靠群众、坚持斗争、积蓄力量、创造条件、迎接革命新高潮的方针，规定了游击战争的战术和各种斗争策略。

向历史深处回望，“野营人对雪光横”，不能谓之不难；“天将午，饥肠响如鼓”，不能谓之不善；“此头须向国门悬”，不能谓之不险。

“三年游击战争，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艰苦的斗争。”陈毅元帅的回忆恍若昨日，“整年整月在山里睡，外面跑，春天雨水多，全身都是泥巴，两个多月没干过。吃的是野菜、杨梅、笋子和蛇……”这是在苦难中提炼的信仰，这是在奋斗与牺牲中砥砺的精神。

“靠人民，支援永不忘。他是重生亲父母，我是斗争好儿郎。革命强中强。”我来到大余县兰溪村——陈毅元帅的旧居。80岁高龄的老人刘士华告诉我，1936年，陈毅带领红军游击队在他家不远的后山上搭棚隐蔽，雨天就住到他家二楼。那时，他母亲周三娣常冒着生命危险，提着竹篮为游击队送饭浆，还用草药为陈毅治好了久不愈的腿伤。

在《三女跳崖》展板前，我追寻着那段血与火染就的红色记忆。1935年秋天，湘赣游击区女共产党员李发姑、刘瑞英、郁怡花安全转移群众后，遭到敌人追击。3人誓死不当俘虏，毅然纵身跳下安福县千丈崖。李发姑身负重伤，刘瑞英、郁怡花壮烈牺牲。

赤诚为民的初心，换来的是人民的决心。在最困难的日子里，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，为红军游击队筹粮筹款、当向导、送情报、救护安置伤病员……

每一次对英雄的仰望，都是一次唤醒初心使命的自我点名。在大余县革命烈士陵园刘伯坚烈士纪念碑前，我想起了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揭示的一个“铁的必然性”——唯有“勇往奋进以赴之”“断头流血以从之”的无畏牺牲，才能让一个民族迈出风雨兼程的脚步，才是一个政党历经磨难走向辉煌的精神密码。

“革命重坚定”“永矢贯初衷”。1935年3月，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负伤被俘后，受尽严刑拷打，始终坚贞不屈。惨遭杀害前，他连续写下《带镣行》《移狱》等数篇感人肺腑的诗篇。一篇篇在生死关头写就的文字，是先烈留给世间的最后话语，是他们始终如一

的初心，是他们决不动摇的信仰。

在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，涌现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共产主义信仰的瞿秋白、何叔衡、贺昌、毛泽覃等信念弥坚的仁人志士。革命先烈用滚烫热血染红了党旗军旗，用牺牲奉献铸就了党魂军魂。

梅岭，是一种披坚执锐的身姿，是一种经山历海的存在，更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历史逻辑——山河属于不屈不挠的屹立者。

坚持战斗在南方八省15个游击区的英雄们，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，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军事“清剿”，战胜了敌人要置红军游击队于死地的经济封锁，保存了一批革命骨干和重要武装力量，保存了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，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。

“莫道浮云终蔽日，严冬过尽绽春蕾。”在纪念馆内一张已经泛黄的《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》文稿老照片前，纪念馆馆长赵如介绍，“七事变”爆发后，抗日烽火燃遍全国。被国民党长期封锁的红军游击队克服重重困难，先后通过各种渠道获悉中共中央新的方针政策，随即与国民党当局开展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的艰难谈判与斗争。

第二次国共合作展开，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，分散各地的游击健儿，告别曾经浴血奋战的红色土地，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途。

夕阳西下，落日的余晖染红了天边的云彩。我伫立于纪念馆前，思绪穿过悠悠岁月，不禁感慨，以铮铮铁骨守初心，以血肉之躯担使命，这种革命精神，正是中国共产党从扬帆起航那一刻起一直代代相传的“红色基因”。

文学
作品

长征

第5376期

有当兵的镜头，就会坐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看。每当看到边防线上的官兵站岗巡逻、爬冰卧雪，看到高原戈壁上的战士嘴唇黑紫，皮肤皴裂，她总在想，自己的儿子能不能吃得下这份苦，如果去了会不会当“逃兵”……

后来，我主动申请到条件更艰苦的雷达阵地值班。这一去就是10个多月，我自己动手改造环境，给降地上的老兵和新兵拉水、送饭，还抽出时间看书、写作。2013年，厚厚的发稿剪贴本帮助我获得了到院校工作的机会。但新单位工作节奏的突然加快，让我一时难以适应。“只有上不去的山，没有过不去的山”“上坡路难走，下坡路易行”……电话里，父母很少讲大道理，却让我很受益。我渐渐适应了环境，成为了业务骨干，承担了更多工作任务，也取得了一些让父母感到欣慰的进步。

院校调整改革后，围绕着“立德树人、为教育人”的目标，工作的标准要求越来越高。但不论工作多忙，我每周都会与父母通一次电话。有时候因为忙过了时间，打得稍微晚些，父母就会把电话打过来，虽没有埋怨，我却常有愧疚。20多年过去了，从最开始的座机到IC卡电话、手机，再到现在的语音、视频聊天，改变的是形式、是技术，不变的是乡音、是亲情，还有父母对我的期待、我对父母的牵挂。

1000多次通话，一个不断增长的数字，消除了距离的隔膜，跨越了空间的界限，牵动着情感的传递，记录着我成长的轨迹。给父母打一次电话，少则三五分钟，多不过一二十分钟，大都是不厌其烦地嘘寒问暖、千叮万嘱，还有自己在工作生活中的琐碎故事。但是，就像一点点星火汇聚起来可以照亮天空，一滴滴水珠连接起来可以汇成江河，零星却不曾间断的一次次通话依然可以写就家国情怀、人生百味。这也算是对22年来没有与父母朝夕相伴的些许慰藉吧。

电话那头的母亲听完我的“诉苦”，没有期待中的安慰，只是淡淡地讲述我当兵离开后家里的生活。因为我的原因，很少关注军事新闻的母亲，一看到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从事文学创作30多年，我曾多次到一些著名的革命老区采风。每到一地方，最令我心情难以平抑的是有的村庄几乎家家有烈士，有的家族，大多数人牺牲了，幸存者只是少数。这种情况在大革命失败之后、红军时期尤多。在那个腥风血雨的特殊时代，面对刽子手的屠刀，无数英雄从血泊里爬起来，继续战友未竟的事业，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，成为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我到山东中部的潍坊市当兵，离我所在的军营不远处，有一个村庄叫茂子庄村，听说是潍坊地区挺有名的红色村庄，涌现出好几位革命烈士。附近还有一个名叫庄家村的村庄，出了个很有名的烈士庄龙甲。那时候我已经开始练习写作，热衷于搜集素材，曾经几次走进离军营很近的茂子庄，想发掘点值得书写的故事，却由于那个年代不重视挖掘红色资源，想看的东看看不到，想听的故事无人讲，所以每每无功而返。

几年后，我调到省城济南。虽然回来很少回老部队，但是茂子庄村、庄家村的英雄传奇，我一直未曾忘怀。后来陆续从一些史料上读到几个似曾相识的英雄名字，勾起我对那两个村庄的点滴回忆。不久前，一个偶然的机，我又来到潍坊，故地重游，最想听最想看的其实就是当年未曾实现的心愿。

现在我可以讲一讲他们的故事了。早在1926年，中共潍县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在茂子庄村召开，成立了潍县历史上的第一个党的委员会，从此以后，潍县大地上的红色事业掀开了新篇章，因此茂子庄后来被称为潍坊早期革命活动的红色摇篮。这个党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在王金斌家的场院小屋里召开的，26岁的小学校长王金斌被选为县委候补委员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面对白色恐怖，党组织决定建立潍县地区第一支革命武装，王金斌倾其所有拿出200多块大洋交给组织，买了两支手枪。约一年后，王金斌被省委任命为高密县委书记。不久，他，被捕，宁死不屈。敌人逼他

心香一瓣

品味那情感的芬芳

大漠雪山、深谷密林、白浪涛声，最美的景色总珍藏在守卫它的军人心里。这平日别人看不到的美，因为有了军人，就有了理解它的人。

理解是相互的。军人也需要一份理解。让我感受到这份理解沉甸甸重量的人，是陈永钦。我第一次和陈永钦接触是1997年初夏，那时我到驻汕头某部检查调研，有一项日程就是到军民共建单位——陈永钦所在的汕头市工人文化宫座谈。

我们到达工人文化宫时，几行排列整齐的队伍已经站在那里。文化宫主任陈永钦穿着一身洁净的西服，站在最前面。交谈中，他那一口潮汕普通话亲切极了，一下子就把我们彼此的间隔缩短了。

陈永钦个子不高，骨子里流淌着潮汕人那种“爱拼才会赢”的基因。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，他却干出了不平凡的拥军成绩，成为全国的拥军模范。

汕头是全国有名的双拥模范城，而在众多的拥军先进单位中，工人文化宫

名气最大。有记者说，工人文化宫的拥军故事，犹如天上的繁星，数也数不清。

汕头东南，有一座南澎岛。1989年7月，汕头市工人文化宫同驻南澎岛的某海防连首次结对共建。当时在文化宫工作的陈永钦也是在这一年第一次随队上岛慰问。

海岛虽小，却是海上重要交通节点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解放军某部还在这里与国民党守军激战。少年时的陈永钦听过不少解放军保卫沿海的战斗故事，而且他的父亲和哥哥也是军人。所以，耳濡目染之下，他从小觉得军人是自己的亲人。

南澎岛距大陆40海里，给养定期往岛上送给养，遇上台风季节，两三个月送不上给养也是常有的事。军人生而刚强，条件艰苦不怕，只是那美丽的大海，总也不回应战士的心事。

走上昔日硝烟弥漫的岛礁滩头，陈永钦发现，岛上无居民、无淡水、无市电，是啊，也许只有被犁得沟沟整整的岩石才能够忍受海水的不断冲刷。

岩石击碎浪花的巨响四面回荡，站在那里，陈永钦想象着一群年轻的官兵，在风浪里巡逻查滩，在烈日下出操训练，在暴雨中攀登岩壁，他的心被这里的海

英雄的村庄

■陶纯

写出共产党员名单，他便写“共产党好，能救国救民”……他牺牲时年仅28岁。

庄家村的庄龙甲，是王金斌的革命引路人。1921年秋，庄龙甲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，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成为党的一大代表的王尽美，所以王尽美又是庄龙甲的革命引路人。庄龙甲在学校和省会济南积极开展党的活动，显示了出色的组织和领导能力，被称为“王尽美的左右手”。省立一师建立党支部，庄龙甲担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。1925年初，他奉命回到家乡，组织创建了山东第一个县级党组织——中共潍县地方执委，并担任书记；他领导创建了全省第一个农民协会——南屯农民协会；他参与创建了党在潍县的第一支革命武装——潍县赤卫队。因此他是潍县党组织的创始人。

长期的忘我工作使庄龙甲积劳成疾，染上严重的肺病，时常咯血，瘦成皮包骨。党组织安排他隐姓埋名到一家药铺养病。1928年10月的一天，庄龙甲不幸遭敌人逮捕。敌人对他施以惨无人道的刑罚，面对酷刑他毫无惧色，视死如归，年仅25岁的他最终被铡刀斩首，头颅被悬挂于潍县南门外城墙上示众。他

永远的拥军情结

■多闻

浪留住了。自那以后，陈永钦经常带着文艺创作者下海上岛慰问官兵，并以驻岛官兵的生活为素材创作节目。谁曾想到，这条到南澎岛的航线，他往返了20余年。

那次座谈，陈永钦曾说过自己的拥军情结，他说：天底下360行中，只有军人是以鲜血和生命为社会提供服务的。没有军人的奉献，就没有国家的安宁和社会的稳定，也就没有特区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。拥军不仅仅是对军人付出的一种回馈，而且是对整个国家、整个社会、整个改革开放事业的关注。因此也就是我们文化官人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听他讲完，我就明白，为什么有的战士亲切称呼他为“编外政委”，因为他像政委一样理解战士，乐于为战士排忧解难。

虽然陈永钦前些年就从政府部门退休了，但听说，他还会带着文化宫的年轻演员上岛演出。

“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”去年10月，年过八旬的陈永钦，专程到广州和我促膝长谈。他说：我这一辈子，永远不会服老。往后余生，还要爱我所爱，行我所行，把拥军的事业进行到底。那时，我感觉他哪像80多岁的长者，坐在我眼前的陈永钦依然还是20多年前初见时的模样。

的遗体后来由同志们设法找回，悄悄埋起来，做上记号，但是头颅却没了下落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民政部门寻找到烈士遗骸，并移入革命烈士陵园。所谓“抛头颅、洒热血”，正是对庄龙甲的真实写照。

比庄龙甲小3岁的庄立安，是庄龙甲的堂叔。庄立安日渐受庄龙甲的影响，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庄龙甲牺牲后，庄立安成为新产生的潍县第二届中共执委之一，在艰苦卓绝的年代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。

抗战爆发后，庄立安积极投身抗日战争，多次参加战斗。尤其令人感慨的是，他把三个儿子庄升明、庄耀天、庄龙震带到队伍里，同自己一起征战沙场。1944年8月，在一次反扫荡的战斗中，大儿子庄升明为掩护群众脱险，挺身而出，与日伪军战斗到最后一刻，壮烈殉国，年仅22岁。二儿子庄耀天抗战期间是一位著名的战斗英雄，多次被评为战斗模范。1946年6月，国民党军窜至解放区抢粮，破坏生产，担任指导员的庄耀天率部与敌激战，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，年仅20岁。三儿子庄龙震随父亲参军时只有12岁。他在战斗中成长，解放战争初期随部队挺进东北，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，他随部队入朝作战，负伤后由于环境艰苦，未得到及时救治，因伤情恶化而牺牲，时年22岁。庄家一门三烈士的事迹感动天地。庄立安老人生前多次表示，他的三个儿子是为党的事业牺牲的，他们是无上光荣的。

茂子庄村、庄家村，原本两个普通普通的村庄，因为有王金斌、庄龙甲、庄立安等英雄，便显得那么的与众不同。年轻的生命在血与火中飞逝，滋养了草木，染红了山河，催生了希望。时代更迭，岁月不息，他们是村魂、是明灯，照耀着后来人的心。

现如今，这两个英雄的村庄早已经旧貌变新颜，整齐的道路，宽阔的马路，绿树白墙，车流不息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满目太平景象。英烈们当年舍生忘死，说到底，就是为了让父老乡亲不受人欺，都过上吃饱穿暖的好日子。

在中华大地上，无数的英魂凝聚成国魂、民族魂，宛若日月星辰，高悬于头顶，提醒后来人，无论走多远，都不能忘了来时的路。

电话·亲情

■奕斌

纸上，字迹便立刻模糊了。

对于像我这样一年回不了一次老家的兵来说，电话那头的挂念，成为我建功军营的动力，更是遇到挫折时的依靠。2001年，军校考试在即，我却产生了放弃的念头。师里复习班的几次模拟考试，糟糕的成绩让我看不清未来的方向。我把想法告诉电话那头的父亲，他先是沉默片刻，然后对我说：“路不走完，永远看不到前方的风景，有时候坚持比结果更重要……”我很庆幸与父亲的这次通话，让我重新审视来时的路，也看清了未来的路。

都说雷达部队苦，直到毕业前我都不以为然。父母总在电话里讲，老百姓家的孩子，哪能怕苦怕累。到雷达站报到时，月亮已经爬上枝头，成片的庄稼地把营院围在了中央，熟透了的玉米密密麻麻，一望望不到边。指导员带着几个老兵，在门口昏暗的灯光下接我。借着朦胧的光线，我看到了一排排平房，以及在月光下洗漱的战士。指导员告诉我，这是20世纪60年代飞行员住过的房子，虽然破旧但很结实……雷达站缺水，一口浅井打上来的水里经常能看到红色的小虫子。到了冬天，即使这样的水也很难用到。天寒地冻，煤炉总是闹情绪，房间里忽冷忽热，手脚冻得冰凉。短时间难以改善的“苦”，让我开始忧心未来要走的路。

电话那头的母亲听完我的“诉苦”，没有期待中的安慰，只是淡淡地讲述我当兵离开后家里的生活。因为我的原因，很少关注军事新闻的母亲，一看到

记得家里刚装电话时，年少的我很新奇：不管多远的距离，拿起电话，按下号码，就能听到对方的声音。当兵离开家乡后，电话成了亲情的纽带，父母在那头，我在这头，不论走到哪里，拿起电话，熟悉的声音就会立刻在时空中交汇，诉说着彼此的牵挂。

离家22年，细细算来，已经打过1000多个电话。天南海北，我上学、分配、调动，走过了很多地方，但远方家乡的位置始终没有变。思念像一根电话线，时时刻刻牵动着我的心和对家乡的眷恋。

依稀记得离开家的那个清晨，大地迎来了入冬后的第一场雪。火车的一声长鸣，像导火索一样，引爆了几个新兵的泪点。当家乡消失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时，我透过车窗努力寻找前方的路。窗外除了雪，什么都是模糊的。旁边一个同样不爱言语的新兵，递给我一把核桃：“吃吧，留住家乡的味道。”

离开家打的第一通电话，是到新兵连后的第一个星期日。想打电话的新兵乌压压挤满了小卖部，轮到我时，什么都想说，却又不知道从哪说起，还没到正题，规定的时间就到了。放下电话，我怅然若失。回到宿舍，在床板上铺开信纸，将想说的话都留在了笔端。写着写着，不经意间，一滴泪落下，打在

虎虎生威（中国画）



赵军安作